

柯小卫 著

陈鹤琴
传

一代教育家的人生
中国新教育的历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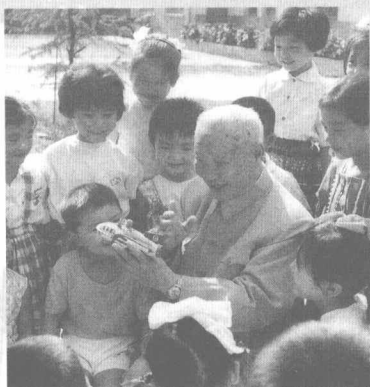


陈鹤琴

江苏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一代教育家的人生 中国新教育的历程

陈鹤琴 传



策划 陈秀云 陈一飞

顾问 陈一鸣

柯小卫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鹤琴传/柯小卫著. —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
2008.4
ISBN 978-7-5343-8554-4

I. 陈… II. 柯… III. 陈鹤琴(1892~1982) — 传记
IV. 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42732号

做人,做中国人,做现代中国人

大自然、大社会都是活教材

做中学,做中教,做中求进步

——陈鹤琴



书 名 陈鹤琴传
著 者 柯小卫
责任编辑 朱永贞 金 玲 刘明燕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教育出版社(南京市马家街31号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
印 刷 人民日报社南京印务中心
厂 址 南京市幕府东路339号(邮编210038)
电 话 025-83302635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 29.25
字 数 400 000
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
2008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43-8554-4
定 价 58.00元
批发电话 025-83260760,83260768
邮购电话 025-85400774,8008289797
短信咨询 10602585420909
E-mail jsep@vip.163.com
盗版举报 025-83204538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欢迎邮购,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

序

学习和发扬陈鹤琴先生的 教育思想和精神

陈鹤琴先生是我国著名教育家、幼儿教育的先驱。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书,如《儿童心理之研究》、《家庭教育》等,现在虽然已经记不清楚具体内容了,但他的“活教育”思想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提倡“活教育”是非常先进的,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,传统的压抑人才的旧教育并未消灭,许多引进的国外教育理论又没有被国人消化。陈鹤琴先生和陶行知先生一起提倡“生活教育”、“活教育”,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、科学化、本土化开辟了道路。这种教育思想是先进的,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,到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。

“活教育”的意义在哪里?就在于它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提出来的,是中国自己创造的教育理论。陈先生主张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要适合国情,符合中国儿童身心发展规律。他提倡大社会、大自然都是儿童的活教材;他重视儿童的兴趣和活动,在游戏中学习和成长。他认为幼稚园的第一个要注意的是儿童的健康,其次是养成良好的习惯,然后是能学什么就学什么,不要刻意追求。这些思想仍然是今天幼儿教育需要坚持的。

陈鹤琴先生不仅创造了中国化的“活教育”理论,他一生热爱儿童、热爱教育事业的精神更是今天每一个教师应该学习和发扬的。他怀着“一切为儿童”的深情把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儿童教育,是我们年轻一代教育工作者学习的榜样。



陈鹤琴先生是中国教育学会第一届名誉会长。中国教育学会一直秉承陈先生等老一辈教育家的精神,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、科学化、大众化而努力。

陈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,《陈鹤琴传》的出版为我们学习他的思想和精神提供了很好的材料,我们愿他的思想和精神永放光芒。

中国教育学会会长



2008年3月24日

目 录

第一章 故土 1

陈氏祖宗 /1 母亲的教诲 /6 二哥的故事 /9 星泉先生 /14

第二章 遥远的天光 18

蕙兰学堂 /18 圣约翰大学 /23 北上京城 /27

第三章 清华时代 32

晨钟暮鼓 /32 青年天使 /37 憧憬与向往 /40

第四章 新大陆 45

远渡重洋 /45 巴尔的摩 /49 “真理使你自由!” /52

哥伦比亚大学 /56 人民大使 /63

第五章 新教育时代 66

回国 /66 “南高”!“南高”! /69 东南大学 /75

第六章 新教育——民主与科学 80

教育的民主化 /80 语体文应用字汇 /83 测验运动 /87

第七章 中国幼儿教育之父 94

儿童心理之研究 /94 家庭教育 /102 鼓楼幼稚园 /111

第八章 金陵古城 122

我们的主张 /122 乡村幼稚教育 /125 “陈科长” /132



第九章 沪江之光 141

在公共租界办学 /141 中华儿童教育社 /152 欧洲之行 /161

第十章 教育救国 170

国难与教育 /170 爪哇之行 /179 战争与儿童 /183 北平见证 /189

第十一章 孤岛纪事(上) 193

难民教育委员会 /193 儿童保育会和报童学校 /201

拉丁化新文字 /205

第十二章 孤岛纪事(下) 213

星期聚餐会 /213 青年是灯塔 /218 撤离上海 /222

第十三章 “活教育”的诞生(上) 229

到江西去 /229 松林中新生的学校 /233 幼师! 幼狮! /241

“活教育”的诞生 /251

第十四章 “活教育”的诞生(下) 260

赣州 /260 逃难路上 /267 甘竹谣 /270 写给青年 /277

告别江西 /283

第十五章 重回上海 288

“活教育”的传播 /288 尊师运动委员会 /295 永远的陶行知 /300

活的教育 /308

第十六章 黑暗与光明 318

民主堡垒 /318 谁言寸草心 /325 出席国际儿童教育会议 /329

特殊儿童教育 /336 最黑暗的日子 /341

第十七章 走进新中国 347

上海的早晨 /347 1949, 新中国 /351 教育的新生 /355

第十八章 洗礼 360

“活教育”批判(上) /360 “活教育”批判(下) /365

第十九章 创建南师 372

新中国儿童教育/372 南师的建立 /375 一院之长 /381
全盘苏化 /384 “活教育”再批判 /388

第二十章 在灿烂的阳光下 392

1956年 /392 向科学进军 /398 一砖一瓦 405

第二十一章 政治：变幻的天空 410

夏天的经历 /410 “拔白旗” /412

第二十二章 风雨过后 417

春天又来 /417 民主人士 /422 文革劫难 /426 感恩的心 /430
老骥伏枥 /433

第二十三章 最后的乐章 439

希望与期待 /439 为了儿童，为了教育 /442 最后的乐章 /449

尾篇 余音缭绕 454

后记 459

主要参考文献 461



第一章 故 土

一 陈 氏 祖 宗

1892年3月5日是农历二月初七，上虞县百官镇茅家弄开杂货店的陈松年家添了一个男孩。生产那天，外面下着大雪。屋内又潮又冷，光线黯淡，陈家的女人陈张氏正拖着沉重的身体从床上一点点挪到地面，她的下腹已经十分疼痛，即将临盆。这已是她的第六次生产，所以她并没有生头胎时那种恐惧的感觉。现在，她要做的事情是下楼到厨房去把水烧开，然后将木脚桶拿回房间，最后将婴儿用的小衣服、尿布等用品齐齐整整地放到顺手的地方。做完了这一切，她感到阵痛加剧，于是就爬上楼，躺到了床上，歇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等待孩子的降生。因为全身浮肿，她从窄小木楼梯爬上爬下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，而作为女人，这一切对她来说已经习以为常。她觉得生孩子是女人天经地义的事，也是女人的福分。原本她是想过要找一个接生婆过来帮忙的，终于没去叫，因为是半夜，恐怕麻烦别人，她估计自己是应付得来的；而她的男人此时却不在家里，或许是因为“避邪”——按旧时规矩，女人生产被看作是血光之灾。她的丈夫先前曾娶过一妻，后来因病过世，留下了一个女儿，她作为填房被娶进陈家，不仅接下了侍候丈夫、打理家务的重任，还得继续为陈家生儿育女，续添香火——几个孩子生下来，一个千金和四个男丁。这时，她已经开始破水，疼痛更加剧烈，几乎不能支撑，但她却仍然一声未吭，嘴里咬着布条，任汗水伴着泪水一同从发梢和额头上顺着脸颊流淌下来。她的一只用手



第一章 故土

力扒住硬梆梆的床栏,另一只手则紧紧攥着身下的褥单。她用尽了全身力气,脸色煞白,床单已经被血污浸染,她昏厥了过去。醒来时,孩子已经呱呱坠地。她疲惫地转过身体,仔细一看,又是个男孩,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作为陈家的女人,没有什么比生男孩更能使她感到喜悦和幸福的了。她伸出胳膊,吃力地拿起剪刀,亲手将连接母子身体的脐带剪断,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。过了一会儿,邻居兰娘赶来,帮忙给婴儿洗澡穿衣。看着甜甜入睡的婴儿,圆圆滚滚,结结实实,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这事儿可算是做完了,就如同一家人吃饭,要买菜做饭、刷锅洗碗,还得把饭桌上的剩菜剩饭收拾干净;也如同一家人过日子,衣服脏了、破了,总要洗净晾干补好叠好。女人总有女人的事情,一辈子也干不完。生孩子的事情也一样。许多年后,当这个男孩长大,成为了人父,经常告诫自己的子女们:每当孩子的生日,就是母亲的受难之日,因此,儿女一定要热爱母亲。

按照男孩出生的时辰,大人们为他批的八字曰:壬辰(年)癸卯(月)丙申(日)己亥(时)。后来,陈张氏把男孩的八字又请瞎子算了一遍,瞎子说,男孩的八字着实生得好,将来一定是非常发达的。陈张氏听了很高兴,拿出钱来给了瞎子,笑着转身离开。

按照前面子女名字排序,陈松年给这个男孩取名为绥福,书名鹤琴。

上虞,浙东名镇,吴越腹地,曹娥江畔,东南倚四明山之雄,西南接会稽山之秀,山水清丽,人杰地灵。相传父系氏族社会后期,尧帝的女婿舜,避丹朱之乱,建国于虞,披星戴月,躬耕畝田,史称舜虞;夏帝时归古越国版图,战国时期楚灭越国后属楚。自公元前222年设上虞县,属会稽郡,历经朝代更迭、帝王兴衰,从南宋时改越州为绍兴府,至元、明、清三朝,上虞皆为绍兴属县。曹娥江,干流溯于嵊州,流经上虞,江滩宽阔,水流平缓。相传江里有江神,江边百姓为绝水患而逢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都要举行祭拜典礼。祭拜当日,百姓斋戒。祭拜时,供桌上摆放猪、牛、羊三牲,人们伏地跪拜、祭祀,祈求平安。传说,东汉年间14岁的孝女曹娥投江寻父,她的孝行感动了乡里,人们在江畔建了一座曹娥庙。庙宇始建于东

汉,虽几经重建,香火依然鼎盛。城南的梁湖镇是才女祝英台的故乡,梁祝情爱,化蝶双飞,千古绝唱。小城的西南傍江有山名曰东山,相传是东晋谢安辞官后的隐居地。当年,谢安41岁前辞官进山隐居,升平四年(360)重又出山做官,终成一代名相,留下“东山再起”的典故。

百官镇在上虞不算是大地方,但地理位置却十分优越,西通杭州,东达宁波,距绍兴和余姚都不过百里,交通便利,过往客商集中,使得小镇成了做生意的好地方。大约在清朝乾隆年间,公历约18世纪末叶,一个叫正表的二十岁年轻人来到百官镇。年轻人姓陈,父亲万经与四个兄长都是刻苦耐劳、诚实忠厚、靠种田过活的农夫,惟有他不甘安分,离开沥海的乡下,只身一人来到附近的百官镇上做起了生意。开始时,他拿出全部家当几千铜钱,在镇上的中街盘下了一个铺面,开了一间山货店,卖的是淘箩洗帚、粪桶扫箕、鲜蛋灰蛋,以及居家用的竹器和种田用的简单农具。小店初张,正表对己克勤克俭,对人亦忠亦诚,在街面上的人缘和口碑都很好。他每天早起烧好饭盛在小铜罐内,就是一日三餐;辛辛苦苦、起早

陈鹤琴的故乡浙江上虞县



第一章
站
士

摸黑，总算把小店的门面撑了起来。几年后，山货店已经开得有些模样，买卖逐渐兴旺，他的手头也宽绰起来，遂娶戴氏为妻。戴氏为他生了两个儿子，老大叫大鸣，老二叫大成。大成无后嗣，大鸣则承继父业，同时还在金鱼湾种了三亩半水田，另外还有湖田十余亩。由此，陈氏在百官镇扎下根来，繁衍生息，这便是百官陈氏的来历。

陈家留下的祖训是：勤俭起家，忠厚传代。

光浩是陈鹤琴的祖父，因为是单丁，又是其母42岁时所生，他自己到四十来岁时仍未生子，按“百行孝为先”和祖宗家法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夫妻俩焦急万分。于是夫妻二人就格外热心行善事，帮助人，凡是困穷困而向他们求助的人，他们都会竭力相助。有一天，有一女子打着赤脚沿街乞讨，妻子即脱下自己的袜套送给她穿上。他们始终相信，种善因得善果。清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，太平军起事从南向北一路杀向南京，江浙两省战事频生，百官镇上的地痞、流氓也借机滋事，奸淫掳掠，烧杀行凶，无恶不作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痛恨切齿。有一日，光浩被一伙强盗掳到离百官镇不到五里的荫岭，脱身不得，被一连砍了13刀，有一刀几乎将鼻梁砍断，另一刀砍在了脖颈上，血流淋漓，气息奄奄，倒在了稻田里。三天后，幸得路人相救，终大难不死，保全了性命。夫妻将此归于平日里的积德行善。这次事件后，原来经营得稳稳当当的杂货店只剩下断壁残垣。俗语道：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”光浩毫不气馁，伤势才愈，就大干了起来。他在原来的店址上盖了几间茅草屋，作为临时营业场所，又做了两块木头牌子，作为店号。一块木头牌子上写着：茅草屋临时商店。另一块木头牌子上面写着：陈聚兴冬夏布店。没过多久，生意逐渐兴隆，经济状况改善。光浩将茅草屋拆掉，改建两层楼房，楼上住家，楼下营业，店号也改成了聚兴隆。由于经营有方和货色齐全、新鲜，生意受捧，小店很快扩大规模，成为百官镇上数一数二的大商号。

不久，光浩终于得了一个跛足儿子，使陈家的香火有了延续，夫妻二人长舒一口气，这不能不说是上苍对他们的又一个报偿。过了



陈鹤琴

一些年，跛足儿子长大了，有一日，在上学的路上，经过一家麦果店，被店里的伙计喊住。伙计笑着问：“小东家要麦果吃吗？”跛足儿子点点头回答：“是的，我要吃的，不过没有带铜钱。”伙计递过去一个麦果说：“你吃好了，等一下，我到你店里来拿钱。”跛足儿子接过麦果吃了起来。中午的时候，麦果店伙计到店里找到光浩说：“小东家欠了一个麦果钱。”光浩问：“几个钱？”伙计回答：“两个！”光浩将钱交给伙计，打发走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跛足儿子放学回家吃饭。一进门，光浩就拿起一块压布的方铁用力向他砸去。跛足儿子一闪身躲开了。光浩的老朋友俞汉阳医生看到此情景，便质问道：“你只有一个儿子，不能这样打他的！”光浩余怒未消，发狠地说道：“要从小教起，恶习惯，不可养成！”

陈鹤琴写道：

亲爱的小孩子，我们中国有句俗语：“棒头底下出孝子。”这句话，我的祖父是深深相信的，我的父亲也是深深相信的。我因为小时受了这种严厉的教训，起了反应，所以我用慈爱的方法来教你们了。我相信“爱”比“严”来得好些。但是“爱”不要变成“溺爱”、“宠爱”，“溺爱”比“严”还要坏呢！^①

光浩为人正直，烟酒不沾，远离嫖赌，不良嗜好一应全无，一生勤俭、耐劳、刻苦、向善，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老百姓，可惜，只活到了53岁就因病去世。他留下的杂货店在女主人与一位叫顾传忠的伙计的共同打理下，生意居然维持了几十年。在店里，伙计专事进货对外，女主人负责处置内部的大小事宜。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女主人73岁过世，生意才交到了刚刚长大成人的跛足儿子陈松年手上。

光浩是陈鹤琴一生景仰的祖父，那个跛足儿子日后就是使陈鹤琴感到敬畏的父亲。

^① 《陈鹤琴全集》，第六卷，第516页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1992年1月。

二 母亲的教诲

陈鹤琴记述自己孩提时代的时候写道：

母亲说，我生来身体很强健，没有生过病，甚至连伤风发热这种小毛病也不大有的。牛奶是没有吃的，吃的奶完全是母亲的“血奶”。我吃到3岁，变成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孩子了。到了夏天，我总是赤身露体，一个人在园子里南瓜棚下玩烂泥，玩得满身烂泥，像个小泥人。^①

在他的记忆中，父亲的严厉和不苟言笑，使人感到畏惧。在他的自传中有这样的描述：

父亲是很严的。他睡在楼下书房里。我进出总是走后门的。他吃饭总是一个人吃的，我们小孩子另外在厨房里一起吃。父亲死时我才6岁。在这6年中我没有同他吃过一餐饭。我们是不敢同他亲近的。我们在厨房里也一点不敢作声。若是兄弟间稍会有点冲突，只要母亲说声“我要喊了！”我们立刻鸦雀无声了。所以我们兄弟很少有口角的，打架那是从来没有的。^②

陈家开的店铺传到父亲陈松年手里的时候，生意还算过得去。父亲抽鸦片，身体孱弱，无心做生意，过了六七年，聚兴隆因经营不善，开始亏本起来，以后每况愈下，只能艰难维持。到陈鹤琴四五岁时，家境已相当困难。大哥在外学做生意，家中少一口人吃饭。五六个钱买的一个鸡蛋，打一打，饭锅里蒸一蒸，拿出来划成四份，几个兄弟一人一份；有时候换口味，两个小钱买根油条，每人只能吃一点，在豆腐汁里浸一浸，当菜过饭吃。母亲看孩子们太苦，只好买来又硬又韧的火腿皮洗干净放在碗里蒸

^{①②} 《陈鹤琴全集》，第六卷，第530页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1992年1月。



了吃。孩子们啃着干火腿皮，牙齿嚼得又酸又痛，火腿皮油腻而干涩，吃下肚里三日都不舒服。夏日里，天光长，小孩子下午四点肚子就叫了，他们就溜进厨房盛一碗冷饭用开水冲冲，就着萝卜干吃开了。用麻油盐拌饭也是一种经常的吃法。因为没钱买菜，白饭又不容易下咽，母亲就调了麻油盐，对孩子们说：“麻油调盐，是很好吃的，又咸又油，着实过饭！”母亲这番话，使孩子们吃之如饴。生活虽然过得很艰难，但一家人和和融融。直到有一天，父亲在书房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丧事办完，家徒四壁，一家人的生活更加没了着落。此时，维持全家生计的杂货店已到了债台高筑、无以应付的地步。接手店铺生意的大哥天天往外跑，根本无心思经营，又染上赌博的毛病，交了损友，只好把这个由陈家祖宗传下来的“闭着眼睛可以赚钱”的店铺盘给了别人。帮了陈家三代人的那位顾老经理，在光浩开店的时候就在店里学徒，几十年下来，忙上忙下，到头来只落得黯然神伤，悄然离开。就这样，陈家的产业被子孙辈败掉了，正应了一句老话：“富不过三代。”

江南的冬天，又冷又潮。有一天大雪纷飞，母亲对缩在床上被窝里的孩子们说：“被窝里很温暖，起来太冷了，还是睡吧！我们又可以省一餐早饭呢！”这是陈家在百官立下门户之后第一次真挨饿。陈鹤琴回忆道：“挨了饿，才知道饿是怎样一回事，使我们以后对于挨饿的人，格外容易表同情，所以偶然挨挨饿，也是于一个人的同情心有很大的益处的。”^①

除了挨饿，冬衣也成了大问题。一个长长的冬天，年幼的陈鹤琴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衫、一件棉袄和一条棉裤，没有换洗。时间长了，衬衫里、棉袄里、棉裤里都生满了雪白胖胖的虱子，衣缝里撒满了像芝麻般的白卵。衣服里生虱子，还可以想法子捉它，把它弄死；头发里生虱子，那就不得了。小时候的陈鹤琴，乱蓬蓬的头发里生满了虱子，头发根上沾着无数白卵，头皮上面爬着无数“小兵丁”。每天用手搔也没用，一天到晚，头上身上总觉得痒痒的。看着眼前的情形，母亲束手无策，只能摸着孩子们的小

^① 《陈鹤琴全集》，第六卷，第533页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1992年1月。

脸，喃喃地安慰自己：“我还有四个儿子，总会有几个有出息的！”从那以后，母亲经常用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来教育几个孩子。她告诫孩子们：三四兄弟一条心，遍地灰尘变黄金；三四兄弟各条心，家有黄金化灰尘。她还教孩子：“吃亏就是便宜”，“讨人便宜，人便不高兴”，“在家靠父母，在外靠朋友”。她盼望孩子们长大后能将陈家重新振兴起来。为了孩子们能学本事，长大能有出息，她甘愿吃更多苦。从那以后的八年间，母亲靠给人洗衣服赚的很少几个钱来养活全家。家里除了把店开垮后一直振作不起来的大儿子外，女儿尚未出阁，二儿子抱病卧床不起，老四、老五在上学，最小的陈鹤琴还在幼年，而母亲却未曾有过任何抱怨。她的信念很坚定，她既然能生出这些孩子，也一定能将他们拉扯大！那时，洗衣服能挣到的钱很少：袜子一双五文，短衫一件十文，长衫一件二十文。一天可洗三十件，平均十文一件，不过三百文，只等于后来的一毛钱、几毛钱。母亲先在家里把衣服抹了皂荚（那时候还没有肥皂，用一种皂树的果子来洗的），一把一把搓过，不过七八岁大的陈鹤琴把衣服挑到离家约二百米的池塘边，把衣服放在石板上，用脚踏；踏过了，母亲再在池水里洗净。有时踏了一次不够，还要踏两次。陈鹤琴的个子尽管不高，但身体很结实，能像大人似的挑起三十斤重的担子，把洗好的衣服挑回家去。

几十年后，陈鹤琴给自己的孩子讲了一个“伯俞泣杖”的故事：汉朝的韩伯俞是有名的孝子，从小到大只要犯了过失，就会挨母亲的杖责，他从来不喊痛。有一天，他母亲轻轻地打他，他倒哭起来了。母亲问他说：“从前我打你，你总不哭，何以今天倒要哭呢？”他说：“从前母亲打儿，打得很重，儿知道母亲很健康；今母亲力衰打儿，儿不觉得打痛了，所以痛哭。”这是中国传统启蒙读本《幼学琼林》中的一个故事。陈鹤琴写道：“这个故事我从前在童年时读过的，到今天还记得。所以一想起挑衣的事情就和伯俞有同样的悲痛呢！”^①母亲是个缠足的旧式妇女，没有文化。自从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就是全家的主心骨，即便是再艰难的日子，

^① 《陈鹤琴全集》，第六卷，第532页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1992年1月。